

# 五代的佛教

石萬壽

## 一、緒言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到唐朝達到最高峯的時候，遭唐武宗廢教之厄。武宗信趙歸真李德裕之言，毀除佛寺，沙汰僧尼。與魏、周二武並稱三武之法難，後雖經過宣宗、懿宗相繼復興佛法，但天下已亂，不久黃巢禍起，蹂躪全國，經藏焚毀，僧衆散亡，隋唐三百年間盛極一時的佛教，至此日趨衰微，降及朱梁篡唐，各地紛紛自立，中原大亂，當時的人爲求逃避現世及求精神上的寄託，紛紛皈依佛門，佛教的勢力日漸復興，至後周世宗之世，足與盛唐比美，然而後周世宗天性毀佛，毀像鑄錢以充國庫，廢拆寺院，裁汰沙門，佛教之勢力再度衰弱，直到宋代佛教的勢力始復隆盛。

## 二、佛教徒

五代佛教的信徒，論其身份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皆有之，如梁太祖昭儀陳氏，唐莊宗，莊宗后劉氏，閔希甫、王建立、和凝、馬裔孫、李穀、宋彥筠，以及

南唐、楚、閩、吳越、諸國亦莫不奉信佛教，甚至有因佞佛而敗國者，推崇佛之因，不外乎出於左列數端：

1 因感懷身世而信佛者：冊府之龜總錄部崇釋教

李穀，顯德中同平章事。穀以本貫河南府雒陽縣清風鄉高陽里本居，經黃、蔡亂離，園廬蕪盡，穀養於外祖，亦其舊墟，穀於其地置闌若，令僧居之，以申罔極之感。

2 服其教義而信佛者：舊五代史周書馬裔孫傳：裔孫好名，慕韓愈之為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服，歲餘，枕藉黃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乃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

冊府之龜總錄部崇釋教：

梁張策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爲僧，居雍之慈見精廬，頗見高致。

3 以內次，奉佛贖罪祈福者：張齊賢洛陽摺舊紳聞記宋太師彥筠奉佛條。

初破西蜀，彥筠占一蜀將之宅，主已亡，妻兒存，姬妾且衆，財貨數萬計，宋知宅中窖藏之物甚多，主妻秘之，使婢輩勿泄言，宋乃給妻

云：「某無正室，今納夫人爲之。」日與同飲食，以齊體之禮禮侍之，及朝廷就除渝牧，與之偕行，私藏之物皆爲彥筠所有，然侍妾已衆，中心厭薄主妻，將自渝歸闕，乃醉而殺之，埋於渝之衙後，自峽乘舟下水，昏晚間，見一小舟中有數婦人，漸及彥筠船，逼而觀之，渝州所殺蜀中主妻也……須臾失之，彥筠駭懼，許齋僧造功德，自是每晚見之如初，泊及荆渚之夕，不之見，宋登陸，首詣僧寺施財，爲設齋造功德，爲狀首罪，許歲歲營造功德，詞甚懇切，對佛懺悔，僧爲禮念焚之，邇後或一月半歲見之，宋必頂禮首罪……宅中多諷經禮念，專心奉佛，蓋目睹所殺主妻，自此知因果報應之驗耳。

又冊底之龜總錄部佞佛：

周宋彥筠初仁晉爲同州節度使，貪鄙無術，弱於釋氏，唯營寺積塑香燈輻輳僧尼資具之類，則捨之無吝，日給數千，多取於田民以充其實，後爲幽州節度使，所貯資金，多奉釋氏，嘗謂人曰：「吾前後供僧一千餘萬，造佛宮九十餘所。」……每歲至金仙入涅槃之日，嘗依斬衰號慟於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婢妾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待左右，大爲當時所詬。

4 因殺伐已甚，奉佛以自贖者：舊五代史王建立傳：

高祖即位，再爲青州節度使……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5 看破紅塵奉佛以自託者：舊五代史唐后妃傳：武皇魏國夫人陳氏，襄州人，本昭宗之宮嬪也……武皇大漸之際，陳氏侍醫藥垂泣，言：「妾爲王執掃除之後，十有四年矣，王萬一不幸，妾將何以託，既不能以身爲殉，願落髮爲尼，爲王讀一藏佛經，以報平昔。」……及武皇薨，陳氏果落髮爲持經，法名智願，後居于洛陽佛寺，莊宗賜號建法大師，天成中，明宗幸其院，改名圓惠大師。

### 三、僧侶及宗派

在唐武宗滅佛以後，佛教各宗衰微，而禪宗獨盛，禪宗自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興教以來，本不假一切經論言教，儀式簡單，在山林之下，二三同道即可互相參究，簡而易行，故於武宗滅佛之後，其通彌弘，從宣懿以後至後周世宗之世，漸成立禪慧宗支派有臨濟義玄所創的臨濟宗，馮山靈祐、仰山慧寂所創的馮仰宗，洞山良價、曹山本寂所創的曹洞宗，雲門文偃於後漢開雲門宗，清涼文益於後周開法眼宗。至於其

他宗派，俱舍宗絕於唐武，唯禪宗已成強弩之末，律宗只餘南山一派，成實宗淪爲三論宗之附庸，天台宗華嚴宗更一縷不絕，密宗流爲市井歌唄，淨土宗由於永明壽的努力尙可保全，惟遠不如禪宗之盛。

五代諸君多致力於征戰平亂，罕有寫經之舉，惟莊宗劉后嘗集衆寫經，但歷時短暫，成效未著。孫光憲北夢瑣言：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正位之後，凡貢獻先入後宮，惟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

新五代史唐家人傳：

后自以出身微賤，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

寫經事業不發達和亂世經藏的焚毀，可能是以經爲中心思想的宗派不弘盛之一因，也可能是促成禪宗獨盛於五代的原因。

當時僧侶流品甚多，開宗立派者如義佑、靈佑、慧寂、良價、本寂、文偃、文益等，則謹於修戒，永明壽則雲遊四方以弘揚佛法。應之則僧修音以弘揚佛聲，但大部份僧侶則不修戒律，務以怪異或以點化之術以惑衆。舊五代史許寂傳：

僧勸惠初于五台山出家，能修戒律……聲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自云能

使役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

冊府之龜總錄方術：

周沙門遇堯，浙東人也，世宗酷好點化之術，遇堯爲帝面致其事，帝覽其所爲，則豎降可愛，帝大嗟賞之，故令攻而爲器，以賜近臣焉，既而賜遇堯紫袍，號悟真廣濟大師。

甚而酗酒以驕世俗。馬令南唐書浮屠傳：

僧玄寂，姓高，自云高駢族人，昇元中受業於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紹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事，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于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互相唱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藉地酣飲，醉死於石子岡。

或藉用遊僧之名，以行間於敵國。陸游南唐書浮屠傳：

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化募而至……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以牛頭

又：

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故造不詳語以搖人心，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

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糞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受，及天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間也。

## 二、各君王對佛教的態度

五代諸君多藉武力得國，其本身或其後裔對於以往的殘殺無辜漸起恐懼，於是皈依佛教，以祈福消災，其方法或廣造佛寺。馬令南唐書浮屠傳論：

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每建闌若，必均其上田，謂之「常傳產」……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

## 江南餘載：

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鐘山亦建僧舍，御全題爲「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後宮玩用。

冊府之龜帝王部崇釋氏篇：

天福五年四月癸卯建金界寺於五台，立峻極院於嵩嶽。

又：

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以在京濟龍宅爲佛宮賜額號天聖禪寺。

或廣施僧尼，賜寺廟名額和僧尼法號者。五國故事：延鈞（閩王）……即位日，旣被袞冕，遂悅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三百廟，乃訖其禮。

冊府之龜帝王部崇釋氏篇：

明宗長興四年七月命中使押絹五百匹施五台山僧齋料。

廢市清泰二年四月丁卯遣供奉官李彥驥詣鳳翔法門寺飯僧尼道俗，帝舊游故也。

晉高祖天福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節賜僧尼紫衣師號者一百有五寺，賜名額者凡二十有三。

五年二月甲子天和節賜道釋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人，寺宇賜名額者凡二十五所。

六年二月戊午天和節賜道釋紫衣師號者凡百三十有四，寺宇賜名額者凡五十有九。

七年二月壬子天和節，三京諸府州道奏僧尼道士乞紫衣師號者凡百人，寺觀名額五十餘處，

悉從之。

或設道場齋會。周羽翽三楚新錄：

（周行逢）南及末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廢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而已，因執爐焚香以聽，凡被縉之士，雖三尺童子皆伏地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冊府之龜帝王部崇釋氏篇：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十一月申戌河南尹張全義奏萬壽節於嵩山開琉璃壇，度僧百人。勅：張全義首冠王臣，心明佛性，資善弘於淨衆，增壇聚於皇基，將欲壇啓琉璃，人詮鴛鴦，實彰忠節，宣示允俞。

不過五代君主亦有明智者，雖信而不佞，時時制裁佛教過度之發達，如唐明宗，晉高祖皆有責佞佛之詔令。周世宗不喜佛法，於顯德二年五月大毀佛寺，禁止人民私度爲僧，對於五代佛教加以嚴制，於是唐宣懿以後中興的佛教，由是復趨零落，直到宋代，才逐漸恢復。